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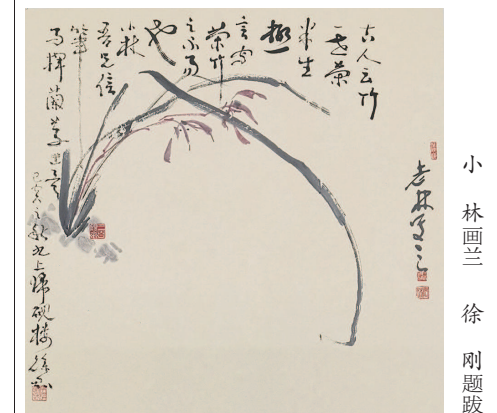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看到我跟她妈妈当年在大学里某次野炊的照片,惊讶问她妈妈:老妈,我爸当时那么丑,他用什么办法把你骗到手的?

大一,穿四个口袋的“干部服”,大黑框眼镜,眼镜右边一只挂钩折断,无钱另购,四处寻求秘方,终于找到一点医用胶布,捆成一团绑起来。理发也要计划进行,半年一理,或者一年一理,以致头发蓬乱。剃须刀的刀片不用到割险切肉舍不得更换,实在剃不下来,干脆任其野草疯长。那时二十郎当岁,要是好好收拾一下,何至于在女儿面前如此难交代?我对女儿说,家里穷啊,能跟你妈妈一个班念大学,实在不易,已算天大幸事。至于穿戴,讲究不起啊。

女儿没见过她老爹更丑的时候。

谁知道上苍在送我投胎的时候,是不是打了一个哈欠,以致我打小就面相老,成年以后,看上去,比实际年龄最起码大十岁,读初中的时候人家问我有没有结婚,读高中的时候人家问我孩子几岁了;读大学的时候,一进宿舍,其他室友以为我是哪位同学的家长。三十岁之后,只要没有人喊我爷爷,随便猜我多少岁都不跟人家见气。有时还自我安慰:“男人嘛,面相老点,安全!”人长得丑,总得为自己找点资

从小在山里长大,自然喜欢石头,奇形怪状的石头各有灵性。有一年到岫岩去,花很多钱买了岫岩玉做的茶壶、茶碗与筷子,好看但不实用,后来不知道搁置在什么地方。我不是痴迷于石头,属于一时兴起的那种爱,如果在河畔,我会下河摸卵石,写着岁月,藏着水力,蕴着地域的印痕,拉到回来,放在宿舍里,天天欣赏。离开了,竟然一



小林画兰 徐刚题跋

对很多喜欢看演出的市民来说,静安可以说是他们的日常聚集地之一了。静安处于上海的中心城区,很多的专业剧场在静安伫立,以白领为主体的文化主力消费群体在静安工作,许多的文化名人在静安生活,都让静安成为了上海的演艺高地。

我工作在静安,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和“资深剧场观众”,静安物理距离的便捷和演艺资源的丰富,让“进剧场”成为在静安工作的我生活中更为日常、更为自然的一种选择。

一年一度的城中文化盛宴—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,每一届都给我留下了许多精彩和难忘的记忆。而我在静安,在艺术节的“剧场记忆”里,也有不少见证和记录了上海演艺之都的更新和升级:

和艺术家一起见证剧院的新生。2016年11月,越剧名家茅威涛的新戏《寇流兰与杜丽娘》在整修一新的美琪大戏院上演。从2010年开始,地处静安的美琪大戏院开始进行了“保护性重

本,否则,出去办事没人愿搭理你,说句话没人听你的,买张车票都得等长得帅长得漂亮的人买完,有余票才能轮到你;工作上搞出点成绩,人家认为你是“老同志应该的”;要是干不出成绩,人家有背后评价说“一大把年纪,怎么能力和水平竟没有随年龄与日俱增呢?”

丑的资本

李新勇

没有悦人的面孔,就应该多拥有一点悦人的心肠。心胸宽广,不记仇和愁;待人宽厚,真诚善良,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丈。在经济上大方面,能帮则帮。俗话说,三两黄铜四两福,意思是你一辈子能挣多少,是命定的事情。但善良大方的人除外,上苍知道你的钱财有一部分要分

予他人,本来只有四两黄金的命,也得创造机会给你十两黄金。如此一来,你哪怕分子人三两,你都有七两黄金,比命定的数量多了三两。舍得舍得,先“舍”,然后方能“得”。

没有悦人的面孔,一定得有一技之长。莫言先生在演讲中说,他生来相貌丑陋,村子里很多人嘲笑他,学校里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。但他用他的辉煌的文学著

泰山石爽朗如人,脉络清晰而苍劲,颇有蕴意。我喜欢将其放在家中的写字台上,写作累了,看看就是享受。那时几乎每周都会爬山,泰山上的风好,水好,石头好,树木荆棘都好。说风好,可以裸体在山顶上跑,风是可亲可敬的兄弟,可暖可柔的情人;泰山上,一山高,水就多,掬一捧,爽心润肺;泰山上的石头,有了这风削水洗,就像直率的山东汉子。秋天一到,山顶上的核桃和酸枣,要多好吃有多好吃。在泰山顶上,疏朗的树与茂密的山草,相互呼应。秋天,草儿红中见黄,很有味道。那些藏匿在山沟里的石头,经过一夏天山水的淘洗,裸露在山沟里,随便去挑拣几块,摆在案头,都威武彪悍,提气镇宅。

石头记

戴荣里

泰山石爽朗如人,脉络清晰而苍劲,颇有蕴意。我喜欢将其放在家中的写字台上,写作累了,看看就是享受。那时几乎每周都会爬山,泰山上的风好,水好,石头好,树木荆棘都好。说风好,可以裸体在山顶上跑,风是可亲可敬的兄弟,可暖可柔的情人;泰山上,一山高,水就多,掬一捧,爽心润肺;泰山上的石头,有了这风削水洗,就像直率的山东汉子。秋天一到,山顶上的核桃和酸枣,要多好吃有多好吃。在泰山顶上,疏朗的树与茂密的山草,相互呼应。秋天,草儿红中见黄,很有味道。那些藏匿在山沟里的石头,经过一夏天山水的淘洗,裸露在山沟里,随便去挑拣几块,摆在案头,都威武彪悍,提气镇宅。

石头这玩意,你想赋予它什么意念,似乎它就有什么意念。因为经常爬

建”,历时六年。美琪一重张,茅威涛就带着浙江小百花把新戏放在了美琪。我记得在美琪大堂《寇流兰与杜丽娘》的发布会上,当主持人问茅威涛,为什么会把这部戏放在美琪时,茅威涛动情地说,上海是越剧重镇,她过往的新戏,《孔乙己》、《梁祝》、《藏

我的“静安剧场记忆”

忻颖

书之家》等几乎都参与了艺术节,而这些戏的首演都在美琪,艺术节和美琪大戏院见证了这些她艺术生涯重要转变的作品上演,因此当美琪重修之后,她依然首选美琪。

和市民一起购买优惠票。从2003年第五届起,艺术节推出了优惠票,其总销售点就设在静安的艺术海剧院,作为艺术节颇具影响力的惠民活动,去艺术海剧院买优惠票,成为了许多市民参与艺术节的一种方式。欣喜的是,艺术节进一步扩展了这项惠民活动,在近些年里,“优惠票”的销

作,狠狠地扇了那些创造诸如“长得丑不是你的错,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”这类心理恶毒“妙语”者几记耳光。身体健康且处于青壮年的时候,如果整天只会吃饭,像“造粪机”那样活着,面孔再好,都不过是行尸走肉。

二十多岁的某一个深夜,想通上述两点,我便觉得丑人也很有趣,一曰行善,二曰读书写作。没事读名人传,见那些镜头前面光鲜体面的主持人、歌星、影星,无论在功名成就之前,还是在如日中天之后,都没有忘记初心,乐善好施,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业,便觉得,继续坚持当初的理想,继续努力奋斗,这是我一生的事业。

大学毕业,一个班同学天各一方。毕业二十年同学聚会,许多同学模样大变,好像换了一个人,是岁月的风,吹皱了我们的额头和眼角。颜值果然是有保质期的。也许再过二十年聚会,许多人可能连曾经的过往,都记不起来了。生命犹如堤岸,稍不留神就有一方一方的岁月坍塌到时间的洪流中去,无处寻觅,永不复返。但是,只要善良还在增长,技能还在增长,理想日渐丰满,前途逐渐清晰而宽阔,“丑人”凭借内在实力,也能赢得一份干净的欣赏和由衷的尊敬。

泰山,对泰山石头有了感情,到了北京,还曾买来块硕大的泰山石。想泰安的朋友了,就在家抚摩一下。泰山石好哇,好像泰山之景的浓缩,带着泰山的筋骨与血脉,看一看,都会觉得浑身有劲!

宝玉,说起来就是名贵的石头,但我感觉泰山石胜过宝玉。因为家里有了这一宝,说实话,我对翡翠、珠宝一类的名贵“石头”没有什么兴趣了。在瑞丽,那么多人佩戴着翡翠,珠宝商总劝我买一些带回北京,可心里总没有这种欲望。家人问我索要翡翠,我红着脸说,没有多少意思。家人不悦,大概以为我太小气。说心里话,我从来没感觉一个人戴上那些宝玉就会高贵许多。曾在高铁上看到一位妇女,浑身恨不得脚脖子上都戴着宝玉,出口就骂人,真是可惜了那些宝玉!

天下宝玉,被人奉为圭臬,加工之后,就脱离了石头的群体,这是人迷惑

里,演艺活动发生不但在剧场,还能在教室、在走廊、在草坪、在操场。“创想周”给我最深的感受是舞台无处不在,从拿着手机满校园跑的手机戏剧,到把上戏餐吧幻化成剧场,在玻璃窗外观看表演的实验话剧,再到今年乘上71路,经停国际舞蹈中心,往返华山路校区的巴士沉浸式戏剧。过去剧场是演艺中心,现在更多的城市市场都能成为新的艺术表演空间。

近年来,上海致力于打造“亚洲演艺之都”,多样化的演艺空间、辐射更广大受众的惠民活动,都让文艺不止在剧场,通过导入文化艺术的内容,让更多的空间能够成为开放的演艺空间。如今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走过了21届,作为上海观众、上海市民,衷心希望艺术节越办越精彩,上海的文化演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。

明日请看 俄罗斯舞, 上海的歌。 责编:杨晓晖

上海是个滩,自然多河道,在沪东地区最著名的河道便是杨树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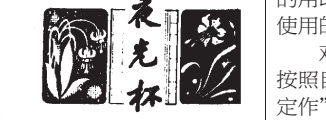
1860年起,码头、仓储、货运等洋行商号开始从苏州河口沿黄浦江岸线逐步向东延伸,而与之相关市政配套设施也陆续建设。1864年,熙华德路(今长治路)和百老汇路(今大名路)最先在沪东地区辟筑。1869年,百老汇路向西延伸,筑至杨树浦西,于是这条新筑马路就被称作杨树浦路。几年后,逐步向东延伸的杨树浦路形成了现在的格局,西起惠民路,接东大名路,东至黎平路,全长5586米。

杨树浦路一带濒临黄浦江,近代工业所必需的航运、取水条件都非常便利,于是乎这条路上相继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水厂、第一家发电厂、第一家纺织厂、第一家煤气厂等等,其规模在当时均号称远东第一。资料显示,到1937年,杨树浦路上集中了16家大中型企业,英商的有怡和纱厂、杨树浦水厂、煤气厂、中国肥皂厂等6家;美商的有杨树浦发电厂、慎昌洋行机器厂;日资企业有裕丰纱厂、明华糖厂等;民族企业有伦章造纸厂、恒丰纱厂、华盛纺织总厂等3家。

杨树浦路830号的杨树浦自来水厂,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,由英商在1883年建立。英国人将苏格兰的斯特林城堡移植到自来水厂的设计中。厂内建筑大多砖混结构,无论是车间还是管理用房都是一个风格,青砖清水墙镶嵌红砖做饰带,墙身窗框、腰线和压顶用水泥粉刷并突出砖墙,墙角用水泥粉砌出偶石状,浓浓的英国城堡建筑情调。如今的杨树浦自来水厂和杨树浦滨江浑然一体,成为都市浪漫主义者满足浪漫情怀的必游之处。

自己的把戏,但偏偏有很多人信以为真,顶礼膜拜。

每当回家看泰山石,它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美,它是心中的宝石,带着我曾经的记忆与热爱!缺少与那些很值钱的宝石的关联,令我对这类宝石视若草芥。人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宝玉,这大概和个体的经历与审美有关吧!我不能说服买翡翠的朋友,他们也很难说服我,那就各自怀揣着心中的宝石,各自欢乐吧!



夜光杯

杨树浦路2800号,是杨树浦发电厂的旧址。上海解放前夕,这座始建于1911年的老电厂供应着上海近80%的电力。杨树浦发电厂里有上海人津津乐道的大烟囱,高105米,超过国际饭店,是早年沪东地区工业化的灯塔坐标。2010年,杨树浦发电厂停产。

未来,大烟囱和一些历史工业遗迹将得到保护,和杨树浦滨江的整体规划融合,等待整体开发。

杨树浦发电厂旁,杨树浦路2866号的“国棉十七厂”,已然华丽转身为“上海国际时尚中心”。“国棉十七厂”前生是日本人在1921年兴建的裕丰纱厂,工厂厂房以锯齿形为主,少量是木柱木屋架结构,大量是钢柱墩钢屋架,外立面红砖清水墙。1935年,作家夏衍从居住的泰兴路,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,步行数十公里,与纱厂众多上班的苦力消磨时日,历时数月,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。彼时的中国,正慢慢走完了古老的农业社会之途,蹒跚向工业时代。

杨树浦路确实曾为上海带来显赫一时的经济地位。数据显示,到上海解放前夕,杨树浦路区域内有企业近800家,职工8万人,工业生产总值67980万元。但这条马路也是一代上海人集体记忆中最深刻,最复杂的部分。

站在杨浦滨江向黄浦江对岸望去,是一幢幢明亮挺拔的高楼。徜徉在杨树浦路上,沿江老工业建筑群连绵不绝,静静伫立。如今的浦江两岸暮色璀璨,一派银花齐吐的壮观景象。西方人相信天堂和地狱是上帝造出来,而在杨浦滨江的上海人始终坚信,天堂是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。

小释自用印

施之昊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海上书画之兴旺,促使彼时的篆刻艺术得到等量齐观之发展。后者成为继书法、绘画之后,中国文人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。那个时代里,不论是鉴赏还是创作,都有所谓“书画印”三绝之审美趋向。一位艺术家若能身兼这三门艺术于一身,也是向“大师”桂冠进军的重要准备。

许多后来成为大书画家的人,少时或多或少接触过篆刻。张大千、唐云、白蕉等人的篆刻作品我们都见过,艺术上也能达到一定高度,更不要说像傅抱石这样对于篆刻创作有很高造诣,并能专事篆刻而立足艺坛者。但是鉴于专业分工与艺术取向等缘故,这些艺术家的用印,绝大多数都由“篆刻家”完成。这批书画家本人使用的印章可以称为“自用印”。

对于不同风格的书画作品,篆刻家更多时候不是按照自己的风格,而是按照书画作品的风格为其“量身定做”。这对篆刻家的艺术修养提出了较高要求。一来要熟悉篆书,二来要熟悉古代各大篆刻家之风格,第三当然要以书画艺术有自己的理解。

以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唐云先生为例,我见到过许多篆刻家为其刻过的印章,唐云从来不用。唐云的“自用印”多出于叶潞渊先生之手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两位先生之友谊甚笃,更加值得注意的是,叶氏篆刻风格多样,有工稳也有奇肆,总能和唐云之书画风格,甚至是每一张具体的作品相匹配。这样珠联璧合的印章,才是名副其实和纯粹的“自用印”。另外“张画方印”也是艺林佳话,张大千的“自用印”多出于方介堪。另一位书画大师谢稚柳的“自用印”多出于陈巨来。巧合的是,叶方陈三位篆刻家均是当时海上艺坛盟主赵叔孺之弟子,不知道师父是否着重培养过学生们在这方面的修养否。这三位篆刻家各自也能在自己的“印谱”中展现自己的篆刻艺术,而非非全然为他人作嫁衣。

还有一种关于“自用印”的定义,即书画家“自刻自用”的印章。“自刻”不难理解,“自用”则主要是指用在自己书画作品上的印章。这又要求这些艺术家要有“三绝”的本领。叶潞渊先生绘画宗恽南田,逸笔中多有隽永之气息。据说他面对自己完成的作品后,有时竟“无印可盖”,遂再创作一方与这张画匹配的印章,这可能算是地地道道的“自用印”了吧。来楚生先生是继吴昌硕、齐白石之后又一位书画印三绝的艺术家,他的印章无论文字印还是肖形印,再配上他那简洁洗练的笔墨,都无不散发出奇趣古朴之新意。若从“合适的就是最好的”观点出发,吴齐来三人的印章就是最好的。即使有人单纯从他们的印谱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。“自用印”之审美,不是局限在传统的“印谱”中,而要在书画作品上去品味,关键在“用”。